

IDEAS

Peter Watson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

【英国】彼得·沃森——著
胡翠娥——译

思想史

从火到
弗洛伊德



思想史

Peter Watson

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

从火到
弗洛伊德 下

[英国] 彼得·沃森——著 胡翠娥——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英）彼得·沃森（Peter Watson）著；胡翠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1（2018.4重印）

书名原文：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

ISBN 978-7-5447-7063-7

I.①思…II.①彼…②胡…III.①思想史—世界IV.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1412号

Ideas: A History from Fire to Freud by Peter Watson

Copyright © 2005 by Peter Wats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39号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英国] 彼得·沃森 / 著 胡翠娥 / 译

责任编辑 陶泽慧
装帧设计  王玉娟文化
yuyuan@163.com
校 对 孙玉兰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Orion, 200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25-86633278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8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79.75
插 页 8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063-7
定 价 24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质量热线：025-83658316

印第安人的心灵：新大陆的思想

从很多方面来说，1492年既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如果我们承认，在1.8万年前到1.2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间，早期人类曾经横跨西伯利亚、经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那么从那时起到15世纪末代表了一次独一无二的自然实验。在这次实验中，两群人类在两片辽阔的大陆（我们所说的旧大陆和新大陆）互相隔绝，同时发展，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这种状态，尽管与一个完美设计的实验相比具有很多缺陷，但是仍应告诉我们许多：哪些可归因于固有的人类本性，哪些可归因于自然环境？思想也是如此：哪些思想是旧大陆和新大陆共同分享的，哪些思想是各自独有的？为什么如此？

同样重要的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人发现了美洲，而不是相反？比如说为什么印加人没有从西边穿过大西洋到达东岸，征服摩洛哥人和葡萄牙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生理学教授贾雷德·戴蒙德最近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他同时也是一个在新几内亚工作过的人

类学家。他撰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获得 1998 年罗纳—普朗克科学图书奖。在对证据的全面研究之后，戴蒙德发现答案就在地球的整体形态上，尤其是各大陆在地球表面的分布方式。简而言之，美洲大陆和非洲大陆的主轴是南北分布，而欧亚大陆是东西分布。其意义在于，动物驯养和植物栽培更易于沿东西方向传播，更难沿南北方向传播，因为相同的纬度意味着相近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例如平均气温、降雨量和日照时间。南北传播比较困难，戴蒙德认为，这一简单的事实阻碍了动物驯养和植物栽培的南北传播。因此，牛、绵羊、山羊等牲畜的散布在欧亚大陆比在非洲或美洲大陆要容易得多，也更彻底。他认为，这样欧亚大陆农业的传播意味着更大的人口密度，与非洲和美洲大陆正好相反，它进一步产生了两个后果。首先，不同社会之间的竞争加剧了新的文化实践活动的演进，尤其是武器的发展，它对征服美洲至关重要。第二个后果是来自动物（主要是驯养动物）的疾病的演化。这些疾病只能在相对较多的人口生存，当它们被引入像印加人或阿兹特克人等没有发展出相应免疫系统的民族时，疾病摧毁了他们。戴蒙德说，整个世界的发展模式由此而确立。尤其是，从演化意义上，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领先 600 万年”的非洲没有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三面都濒临浩瀚的海洋，北面是沙漠，而且沿南北走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种类稀少。¹

美洲大陆也是如此。除了白令海峡，美洲大陆也是四面环海，可供驯化的动植物很少。美洲大陆只有一小部分地区是地中海气候，意味着一年生植物的种类更少，而且其南北走向导致其农业活动传播较慢。例如欧亚大陆有 33 种大籽草，而美洲大陆只有 11 种。在已经被驯化的动物中，欧亚大陆有 13 种（在总共 72 种哺乳动物中），而美洲大陆只有 2 种（在 24 种哺乳动物中）。结果，新大陆“落在”后面。书写于公元前 3000 年在美索不达米亚被发明，而在中部美洲直到公元前 600 年才出现。陶器于公元

441

前 8000 年左右在中东肥沃新月地带和中国就已经出现，而在中部美洲直到公元前 1250 年才出现。酋长制在公元前 5500 年左右在肥沃新月地带出现，而在中部美洲直到公元前 1000 年才出现。²

戴蒙德的观点，尽管被指责为纯属猜想（它毫无疑问是猜想），但是如果被接受的话，它确实在某种意义上解答了人类思想的一个领域，它表明为什么不同的民族在公元 1500 年前发展出不同的文明阶段。

美洲的发现对欧洲人来说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因为新大陆和新的民族对地理、历史、神学，甚至人性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³ 美洲成为欧洲需要的商品供应来源，它也因此具有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巴黎的律师艾蒂安·帕基耶在 16 世纪 60 年代初期写道：“我们的古典作家不知道这个美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大陆的存在，这真是个令人震惊的事实。”⁴ “这个美洲”不仅超出了欧洲人的经验范围，而且超出了他们的想象范围。非洲和亚洲虽然对大多数人是遥远、陌生的，但是总还知道它们的存在。而美洲完全出乎意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对这一消息的适应是如此之慢。

适应是个关键词。一开始，正如约翰·艾略特提醒我们的，哥伦布的登陆激发了人们的兴奋激动之情。“振奋精神……听一听新发现吧！”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彼得·马特在 1493 年 9 月 13 日给格拉纳达大主教的信中这样写道。他报道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已经平安归来。他说他发现了非常奇特的事情，他还带回黄金，作为那些地方有金矿的证明”。⁵ 马特接着解释说，哥伦布发现那里的人“是温和的野蛮人”，“他们赤裸行走，满足于自然给予他们的一切。他们有自己的王，彼此用棍棒和弓箭打斗。虽然赤裸，他们也为权力而争斗，也结婚。他们崇拜天体，不过其宗教信仰的性质还不能确定”。⁶

这封信在 1493 年印刷了九版，到那个世纪末达到了二十版，这一事实多少说明了哥伦布大发现的初期影响。⁷ 法国人路易·勒·鲁瓦写道：“除印刷机和新大陆大发现外，不要相信还有任何其他更值得骄傲的事情。我一直认为这两样不仅可以与古代相媲美，而且可以不朽。”⁸ 1552 年，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他不总是一个可靠的史学家）在其《西印度群岛历史总论》中就 1492 年事件做出了最著名的裁定：“自从创世以来最伟大的事件（不包括道成肉身以及基督的死亡）是西印度群岛的大发现。”⁹

然而约翰·艾略特正确地警告我们还有另一方面。许多 16 世纪的作家在看待哥伦布大发现事件上缺乏一个正确的历史视角。例如，当哥伦布在巴利亚多利德去世时，该城编年史没有提到他的死亡。¹⁰ 哥伦布是逐渐成为英雄的。他去世一百年后才出现了一些关于他的意大利诗，到 1614 年他才成为一部西班牙戏剧的主要人物，这就是洛佩·德·维加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¹¹

刚开始，对新大陆的兴趣集中在可能会在那里发现黄金以及可能皈依基督教信仰的众多灵魂上。然而，整体而言，读者对土耳其人和亚洲更感兴趣。¹² 晚至 16 世纪的最后二十或三十年，世界仍然被认为是斯特拉波和托勒密的古典宇宙学确立的形态。（哥伦布似乎是用埃涅阿斯·西尔维乌斯在 15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一个版本。¹³）在某些意义上，文艺复兴本身负有责任：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人们更推崇古代而不是新事物。¹⁴

第一批到新大陆旅行的人包括士兵、教士、商人和受过法律训练的官员，观察所看见的事物成为他们的任务。后果之一是，他们对当地土著的描写极尽详细，而忽略了美洲的地形地貌。¹⁵ 当哥伦布本人一开始看见当地土著时，有点失望地发现他们一点也不“可怕，长相也不异常”。¹⁶ 他注意到他们是多么“简陋”。¹⁷ 同时，他们既不是黑人也不是摩尔人，这两种

人是基督教世界最熟悉的人种。那么美洲土著在《圣经》记录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¹⁸ 也许新大陆就是伊甸园或天堂？早期的记载都集中描写土著人的纯真、简朴、生殖力强和数量众多，他们赤裸着身子四处行走，没有丝毫的羞耻感。¹⁹ 这种观点对宗教人物和人文主义者尤其具有吸引力。由于对欧洲教会的现状感到愤怒和绝望，基督徒们看见了在新大陆重新创立原始使徒教会的机会，这块大陆没有受到欧洲文明邪恶的污染。

1607年，格雷戈里奥·加西亚，一个西班牙多明我会修士，出版了广泛调查美洲印第安人起源理论的报告。16世纪的欧洲人相信“一个设计好的世界”，美洲一定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有待解释。443
加西亚认为人类关于“既定事实”的知识来自四种来源之一。《圣经》所揭示的神圣信仰和通过原因解释现象的科学是两种永远正确的来源。因为《圣经》中没有提到美洲印第安人，因此他们的起源才成为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出现得太新，没有留给人们收集任何具有说服力的证据的时间”。²⁰

即使把新大陆纳入《圣经》揭示的历史图景是所有问题中最棘手的，探险家和传教士还是发现，如果要继续传播福音，就必须对当地人的习惯和传统做适当的了解。由此而开始了他们对印第安人历史、土地所有制和继承法的详尽调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应用人类学的开端。²¹ 早期传教士坚信人性本善，认定土著人的心灵“简朴、温顺、容易受伤、善良”，或用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话，是空白的石板，“真正的信仰很容易就能在上面铭刻”。²² 传教士将会感到失望。在《新西班牙的西印度历史》（1581）一书中，多明我会修士迭戈·杜兰认为，印第安人的心灵无法被改变或被纠正，“除非我们对他们实践的所有宗教信仰有所了解……因此那些只有热情却不够审慎的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他们烧毁、破坏了印第安

人的历史文献。这让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任凭他们在我们眼前表演偶像崇拜”。这种观点为 16 世纪后期教士们对印第安人被征服前的历史、宗教和社会的详尽调查提供了正当的理由。²³ 西班牙王室积极参与其中，发明了问卷调查方法，通过这种新的治理工具炮轰他们安排在西印度群岛的官僚。²⁴ 其中最著名的问卷调查作于 16 世纪 70 年代，应西印度顾问委员会主席胡安·德·奥万多的要求而作。此时正逢知识的各个领域开始出现分类的要求，对美洲的知识也成为这一潮流的一部分。²⁵ 1565 年，来自塞维利亚的尼古拉斯·蒙纳德斯医生撰写了著名的关于美洲药草研究的著作，1577 年由约翰·弗兰普顿译成英语，书名为《来自新大陆的喜讯》。²⁶ 1571 年，腓力二世派遣了一支由西班牙博物学家和医生弗朗西斯科·埃尔南德斯率领的探险队前往美洲，系统地收集植物标本（同时也对印第安人皈依的可能性进行评估）。²⁷ 同一年，西班牙王室设立了一个新的职位，名为“西印度宇宙志学者和官方编年史家”，当然这一举措的背后除了科学目的也有政治动机。其政治动机是提供一个西班牙在新大陆成就的详细记录，以缓和国外的批评。同时王室也感觉到，科学知识对消除西印度顾问们对自己管辖领土普遍存在的无知是必要的。²⁸

但是直到 1590 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整整一个世纪后，由于何塞·德·阿科斯塔的《西印度自然和道德历史》西班牙语本的出版，把新大陆纳入旧大陆图景的思想才最终尘埃落定。²⁹ 这一综合过程本身代表了一个世纪的思想转型的最伟大成就，关于新大陆的三种不同观点被综合，纳入了欧洲人的思想模式。首先，美洲大陆是欧洲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另外 444 一个世界。³⁰ 其次是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必须被纳入欧洲 / 基督教对人类的理解图式。最后，美洲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改变了欧洲对历史进程的理解。³¹ 所有这些对古典学术构成了重要的挑战。³² 根据《圣经》和人类经验，世界由三块大陆组成：欧洲、亚洲和非洲。改变这一观念正如认

为南半球没有热带一样，都是对传统的根本背离。更有，白令海峡直到1728年才发现，在那之前，人们一直不清楚美洲是否属于亚洲。1535年，雅克·卡蒂埃在后来所称蒙特利尔的圣劳伦斯河遭遇了湍流，他把这些湍流命名为“中国湍流”。一个世纪之后，即1634年，法国冒险家让·尼克莱被派往北美洲西部探测传言中的通往亚洲的一片内陆海。当他到达密歇根湖，看到眼前格林湾的悬崖时，认为到达了中国。他穿上一件中国丝绸长袍，以示庆贺。³³ 古典学术对解释新大陆的发现无能为力。既然伟大的古典作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块大陆的存在，他们又怎么能解释呢？新大陆的发现一次又一次证明，个人观察高于传统权威，这也是思维模式的一次重大改变。³⁴

美洲大发现时期最强大的（虽然是隐含的）思想之一是人类的二分法。据此，人类依他们的宗教归属（犹太—基督徒，或异教徒）和他们的文明或野蛮程度进行分类。³⁵ 不可避免地，到16世纪，这一分类不得不进行修正。关于印第安人的文明程度，似乎主要取决于观察者是否真正看到了他们。任何与美洲印第安人有过长期接触的人都不太可能认为他们是天真无辜的原始人。³⁶ 陪伴哥伦布第二次航行的昌卡医生观察到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印第安人吃草根、蛇、蜘蛛，得出结论：“在我看来，他们的兽性比任何野兽还要大。”这种矛盾（印第安人是野兽还是天真无辜的人）是大发现和定居美洲的早期文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如果印第安人不是人类，那么他就不具备信仰的能力。当教皇保罗三世在1537年的教谕《崇高的上帝》中宣称“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类”时，就思考了这一问题。基督徒认定，具有接受上帝恩典能力的，才能称之为人类。另一方面，对人的古典定义是“理性的存在”。在《崇高的上帝》之后，多数基督徒承认根据这两种标准，美洲土著可以归为人类。³⁷

然而，印第安人到底有多理性？对此，人们持怀疑态度。费尔南德

斯·德·奥维多（他对中世纪的骑士史诗怀有持久的兴趣）坚信，印第安人是一种低级的存在形式，“天生懒散，性喜邪恶”。³⁸ 他认为在他们的头骨大小和厚度上发现了他们的低级性质。他认为这些物理属性暗示出与一个人的理性思维能力相关的身体器官上的缺陷。³⁹ 16世纪60年代，托马斯·德·梅尔卡多修士把黑人和印第安人一起归为“野蛮人”，因为“他们从来不受理性支配，只受热情的支配”。这与臭名昭著的“天生奴隶”说已不太远了。这也是当时的一个主要论题。16世纪的异教徒被分成两类，“可以转变的无知者”（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曾经聆听过上帝的声音，但背离了他）和“不可转变的无知者”，那些像印第安人一样的人，他们从未有机会聆听上帝的声音，因此无须指责他们。但是当苏格兰神学家约翰·梅尔等人坚持认为有些人天生是奴隶，有些人天生是自由人时，这一观点很快就庸俗化。⁴⁰ 1512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二世召开政务会，专门讨论雇佣土著劳动力的合法性问题。保留下来的文件表明，当时许多人认为印第安人是野蛮人，因此是天生的奴隶。但是这是“有限的奴隶制”，正如安东尼·派格登所描述的。西班牙人有个传统叫监护征赋制，在该制度下，作为对印第安人艰辛劳动的回报，他们可以向西班牙人学习如何“像人一样”生活。⁴¹ 这一观点约在1530年被所谓的萨拉曼卡学派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他们是包括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和路易斯·德·莫利纳在内的一群神学家。他们发展出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印第安人不是天生的奴隶，那么就是“自然的孩子”，一种欠发展的人类形式。在其论文《关于印第安人》中，维多利亚认为美洲印第安人是介于人与猴之间的第三物种，“上帝创造他们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人类”。⁴²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那些同情印第安人的人试图找出他们具备才能的证据。罗纳德·赖特说，对这一文明冲突的最准确描述是一些阿兹特克人在16世纪50年代为伯纳迪诺·德·萨哈冈修士写的，现

在被称为《佛罗伦萨书册》的第十二卷。作者匿名，也许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宗教法庭的审判。然而，约翰·艾略特说，对印第安人道德和才能迹象的寻找，帮助形成了16世纪关于什么构成文明人的思想。例如，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指出，上帝通过自然显示其力量，仅此一条就证明印第安人就是上帝的生民，因此有权接受信仰。他请大家注意墨西哥人的建筑，“这些古代原始拱顶建筑”“不啻审慎和良好政体的标记”。这一点却遭到希内斯·德·塞普尔韦达的完全否定，他指出蜜蜂和蜘蛛也能够造出人类无法比拟的艺术品。⁴³但是印第安社会和政治生活还有其他许多方面给欧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维多利亚在16世纪30年代写道：“他们的事务存在某种方法，因为他们有井然有序的组织形态，有确定的婚姻、治安官和最高统治者，有法律和作坊，还有一种交换制度，所有这些都需理性，他们还有某种宗教。”⁴⁴

这比表面看起来要重要得多。理性，尤其是在社会中生活的能力，被认为是衡量文明的准绳。但是如果理性能出现在基督教世界之外，那么历史悠久的关于基督徒同野蛮人之间的区别又将怎样？“不可避免地，这种区别开始变得模糊，而且它作为一种区别性的力量也在减弱。”⁴⁵令人惊奇的是，拉斯·卡萨斯采取了一种很现代的观点，认为所有的人在历史天平中都有自己的位置，位于天平底端的人仅仅比那些更高一级的人“更年轻”而已。换句话说，他正朝着一种人类和社会文化的进化观摸索。

美洲大发现即使没能产生令人震惊的新思想，它也迫使欧洲人反省自身，使他们去面对其文化传统内部存在的观念和问题。例如，对古典的尊重说明他们意识到其他文明的存在，这些文明在很多方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态度，而且比他们更优越。事实上，正是古代异教文明的存在和成功为16世纪两部最著名的论著打下了基础，它们试图把美洲纳入一

个统一的历史图景。

第一部是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写于16世纪50年代的鸿篇巨制《西印度辩护简史》，该书在他生前从未出版，直到20世纪才被重新发现。该书是作者出于对塞普尔韦达贬低印第安人的野蛮论文《民主主义者》的愤怒和回应而作，在该文中，塞普尔韦达把印第安人比作猴子。⁴⁶事实上，1550年8月或9月，两人在巴利亚多利德展开了一场著名的辩论，拉斯·卡萨斯认为印第安人是完全理性的个体，足已自己管理自己，因此有权聆听上帝的福音。⁴⁷拉斯·卡萨斯借用亚里士多德作为他的理论指导，从身体和道德方面对印第安人作了仔细的研究，使得他的论作成为也许是比较文化人类学的第一次习作。他把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古代高卢人和古代布立吞人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同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政治、社会和宗教制度放在一起比较。⁴⁸根据他的比较结果，新大陆的民族并没有因比较而居劣势。他对阿兹特克、印加和玛雅艺术给予了充分的尊敬，并且观察到他们吸收有用的欧洲思想的能力。

何塞·德·阿科斯塔的《向受管辖的印度致敬》的写作时间稍晚于拉斯·卡萨斯，写于1576年。他最杰出的贡献是，首先，他把野蛮人分成三类，然后区分了三种土著人，这推进了人类学的理解。最顶层的是像中国人和日本人那样拥有稳定的政体，有法律、法庭、城市和书籍。其次是像墨西哥人和秘鲁人那样缺乏书写艺术和“文明、哲学知识”，但是拥有政府形态。最低级的是那些“没有君主、没有契约、没有行政长官或政体，居无定处，或即使有住所，也是类似兽穴的地方”的人。⁴⁹德·阿科斯塔的著作主要以研究为基础，这使他能够把建立了帝国、有固定居所、不“像野兽一样游荡”的墨西哥人和印加人同逐水草而居、缺乏任何文明组织形式的珍科人、基里关尼人、伊斯盖因戈人和所有的巴西土著区分开来。⁵⁰他还认为印第安人生活在对神灵的畏惧之中，他说这也是基督教与

异教的重大区别。印第安人有一些法律和习俗，但是并不完善，或与基督教习俗相悖。这一事实表明撒旦先于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⁵¹

同样，这些观点比乍看起来重要许多。地理和气候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决定性因素这一古老理论被代替。一个新的问题是迁移。“如果美洲居民真的像权威思想坚持的那样是诺亚的后代，那么很显然，他们一定是在漫游的过程中忘记了其社会属性。德·阿科斯塔认为他们穿过亚洲大陆来到新大陆，在迁移过程中变成狩猎者。逐渐地，其中一些人在美洲的某些地区聚集，恢复了社会生活，开始建立政治制度。”⁵² 这一观点的重要性（现代性）在于，它假设存在一个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序列，这又进一步表明现代欧洲人的祖先曾经像 15、16 世纪的美洲土著一样。根据拉斯·卡萨斯的说法，佛罗里达的土著仍然处在“最早期的原始阶段，其他民族在学会文明之前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在耶稣基督来临之前，我们以及所有其他民族的生存状态”。⁵³ 同样，新大陆原始人的存在似乎佐证了犹太—基督教的时间观，即它是线性的，而不是循环的。⁵⁴

447

发现美洲的最后一个影响是这样一种观点：现代人已经取得了古代没有取得的某种成就。遥远的黄金时代的思想就这样被削弱。同时，大发现无可争议地证明，第一手经验的价值优于沿袭的传统。16 世纪法国哲学家让·博丹写道：“他们所称的黄金时代，如果同我们这个时代相比，只能算黑铁时代……”⁵⁵

欧洲视角以及美洲大发现的短期影响（第 28 章将讨论其长期影响）就讲这么多。但是在思想领域，欧洲人究竟发现了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经历了很长时间，甚至许多个世纪。1986 年，成立于 1973 年、旨在提高印第安人历史研究和教学质量的达西·麦克尼克尔美洲印第安人历史研究中心发起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美洲 1492”，以纪念 1492 年时美洲大

发现五百周年。以下的大部分内容都以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为基础。⁵⁶

1492年，美洲大陆大约居住着7500万印第安人现在美国的大陆部分的印第安人人数有不同的说法。达西·麦克尼克尔的数字是600万，但是史密森学会的道格拉斯·乌贝雷克在《北美印第安人手册》中说，最精确的估计是189万，平均每100平方公里约11人。⁵⁷不管哪个数据更准确，当时印第安人的分布不是后来的样子。例如，大平原印第安人还没有马匹，因为马匹是欧洲人引进的。“他们本质上是在大平原河流沿岸种地、赤足狩猎的农民，根本不是头戴战帽的战士。”⁵⁸

印第安人的许多习俗与欧洲人不同。靠近北极的民族，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爱斯基摩人或因纽特人，无一例外同部落其他人分享肉食，因为他们相信动物会更愿意同慷慨的猎人合作。⁵⁹太平洋海岸各部落的特色是巨大的图腾柱，他们使用一百多种药材和植物，熟悉它们的营养和药用属性。⁶⁰他们有用于净化仪式和疗病用的特殊木屋或房子。⁶¹许多部落有野蛮的入会仪式，即标志青少年长大成人的成年礼。烟草大多出于仪式目的，这种习俗对人类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他们还建造基瓦会堂，那是一种地下大厅，用作仪式场所以及男人俱乐部。有时，基瓦会堂的墙壁装饰着仪式画，尽管在仪式结束后，通常都会刷新一遍。美洲的艺术与文艺复兴欧洲的艺术具有不同的意义。

然而，他们也有许多习惯同旧大陆相似。印第安人发展出“灵魂”的概念，尽管一些部落成员相信多灵魂说。同样，他们还发展了婚姻制度和农业（以家庭为单位的带状耕作、刀耕火种、冲积平原耕作、山区的梯田）。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女人负责耕种，男人负责狩猎。死亡有复杂的仪式，而且很多部落都发现了如何把尸体做成木乃伊以便保存。在有些地方，寡妇在丈夫死时被杀，让人想起印度的一种相似习俗，殉夫。烹调技术很先进（“烧烤”是台诺语），而且斋戒（同旧大陆一样）的发展同宗

教活动有关。他们用木薯酿造各种啤酒。同在旧大陆一样，黑曜石被大量使用，并且被人尊重。存在某种形式的计数和税收，有些部落甚至拥有“可被描述为公务员”的一类人。⁶²

就日常生活而言，最显著的区别是美洲印第安人普遍居住在“长屋”中。易洛魁人的长屋长达三百英尺，几个家庭共有，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氏族。男人结婚后，搬进长屋，如果长屋内已经没有空间，就把屋子加长。“每个住处居住着多达三十个核心家庭，或大约一百到两百人，他们彼此之间有血缘和婚姻关系。传统上，长屋的中心走廊把整个建筑纵向切分。成对的家庭区彼此相对，就像火车卧铺车厢，中心走廊有公共灶台。”⁶³每家之间只有两根墙柱分隔，每家有自己保持不灭的火炉。“家庭吊床（又一个新大陆词汇）同时也作为空间划分的象征。”⁶⁴

巴西的图皮南巴人是食人族。他们同加勒比人和古比欧人一样都相信圣体同质说，吃人肉是仪式的一部分，对种族延续和获得祖宗神明的庇佑至关重要。⁶⁵对早期探险家来说，居住在亚马逊盆地密林中的门都鲁古族人割取敌人首级作为战利品的行为同样野蛮。这些门都鲁古族人因好战而令人惊恐，他们通过取下敌人的首级这一血腥行为来践行自己的意志。不过，任何开始这一行动的武士都承担了重大责任，因为这种行为会引发一个长达三年的仪式。“当首级被取下时，同时即开始了仪式的准备工作。在男人们回到村庄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首级的脑髓被取出，牙齿被敲出保存。首级被煮成半熟，然后风干，使皮肤像羊皮纸。用一根绳从嘴里穿进，再从一只鼻孔穿出，张大的眼睛用蜂蜡涂合上。一个成功的首级猎取者被认为是了不起的英雄，享受神圣的地位。他必须弃绝日常活动，包括同他的妻子或其他女人的性关系。他在早晨要洗一个仪式澡并躲开女人的视线。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男人屋的吊床上，寡言少语，只对严肃的话题发表意见。当他真要进食时，他坐在妻子旁边，但是背对背……在猎取首

449 级的周年纪念日，在一个复杂的仪式上，头皮被从头骨上剥离。一年以后，在最后的庆祝仪式上，牙齿被穿在一起，挂在英雄房屋的一个篮子里。这样经过三年，英雄才恢复正常的生活。”⁶⁶

早期对新证据的收集是偶然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学者跟随商人和探险家一起活动，美洲开始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图景。我们不妨从语言开始。“1492年，在西半球人们说着多达2000种互不相通的语言。其中，大约250种在北美洲，大约350种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有不少于1450种在南美洲。”⁶⁷美洲土著语言同旧大陆的语言一样成熟；它们缺乏某些特征，但另一些特征却比欧亚大陆的语言更普遍。“例如在印第安人语言中，很少在名词上添加后缀表示主格、宾格和与格（就像拉丁语那样），也不使用名词性或代词性的性别指称（就像英语中的‘he’和‘she’，或西班牙语中的‘el’和‘la’）。”⁶⁸但是，许多印第安语言区分有生命的实体名词和无生命的实体名词，区分哪些明显有归属关系（例如亲属关系和身体各部分）的物体和哪些偶然拥有的物体（例如小刀或工具）。不可避免地是，它们有许多旧大陆语言中缺乏的音，尤其是喉音的闭止（由于声带突然关闭而导致的呼吸间歇，就像英语短语“uh-oh”中的停顿）。⁶⁹有些单词没有元音，有时还会对一个单词或一个单词的某个成分重复或说两次，以改变它的意义，这种做法很新奇。例如，居住在北美大盆地的瓦肖印第安人用“gusu”指“野牛”，用“gususu”指“各地的野牛”。⁷⁰在其他情况下，动词随信息的有效性而变化，例如，说话人正传递的信息是亲身所知，还是仅仅听闻，还是在梦中出现。⁷¹

其他差别更基本。例如，在欧洲，语言主要分成动词和名词。与此相反，亚利桑那的霍皮人把持续时间短的实体当作动词，例如闪电，或波浪、火焰，而把持续时间长的实体当作名词。⁷²在纳瓦霍语中，英语“他拾起了某样东西”可以有十二种翻译方式，“取决于拾起的物体是圆的还